

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 细读湘女

攸县女人与一个美丽的传说分不开。一位上古的女子被赋予最美好的性格，千百年来，这位上古女子如此深刻地影响着她们，以致她们成为千万个她的影子，延续着千万个她的精神。

这位上古的女子叫“攸女”，传说是大禹的妻子、夏启的母亲。

攸女是湘江上游的皋陶部族首领的女儿，美丽贤淑，人见人爱。她的祖先逐水迁移，定居在攸土流域。攸水经常暴怒发难，山洪吞噬着房屋和生命。终于有一天，大禹奉命来攸土治水，他指导百姓分洪导水入大江，得到皋陶部族的倾囊相助。大禹治水成功，与芳心暗许的攸女结为夫妇，婚礼由部族首领咎繇主证。新婚第四天，大禹接到命令要外出治水。次日天刚蒙蒙亮，攸女含着泪水捧上早餐和干粮，大禹匆匆吃完饭，带着皋陶部族的壮丁告别了妻子。

年轻劳力随大禹走了，攸女独撑家门，带领着老弱妇孺扛起农具，建造房屋种植庄稼。她时刻思念丈夫大禹，站在两人分别的树下，想起他们曾击掌为誓“不治服洪水，决不相见”，不禁泪如泉涌，轻轻吟唱“候人兮猗，候人兮猗。”

大禹走后数月，攸女独自生下儿子启，忍受了无

法言说的孤独与磨难。此后13年，大禹治水无休无眠，五过家门而不入，成就一生伟业，而攸女也凭借克己奉献的美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贤妻。同时，她身兼父母双职培养教育儿子启，使之成为夏朝开国明君，堪称良母。对此，西汉刘向撰写的《列女传》将攸女列为第一，颂扬了她的美丽纯洁平凡伟大，贤妻良母名垂青史。

时间飞逝，距离上古时期已不知过去多少个世纪，攸女的贤良淑德却没有随风消逝，而是根植在攸县女子的血液里。

提起攸县，便会想起攸县的哥和攸县香干。攸县是株洲市的劳务输出大省，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几十万攸县的哥遍布深圳、广州、郑州、乌鲁木齐、长沙等全国各大城市，十分壮观。攸县司机喜欢带着老婆一起打工，自己出车，老婆就在家里做饭洗衣带孩子。攸县人非常勤俭，也非常能吃苦，出车的日子，老婆会提前准备好可口的便当放在老公车上，叮咛他要按时吃饭。可是往往到了吃饭时间，他要么在路上载客，要么匆匆吃了两口就有顾客上车，只能等客人都走了，再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那点饭囫囵吃完。

这都被的嫂觉察，她们深深不安，想方设法做好吃的慰劳丈夫。攸县人恋家，最离不开的是家乡的味道，的嫂们会准备攸县香干、攸县血卤鸭等名菜等候丈夫回家。攸县香干其貌不扬，却让每个攸县人牵肠挂肚。它口感嫩滑、韧性十足、锅香浓郁，把它与五花肉合炒，再加上芹菜段辣椒丝，就是一道原汁原味的家乡菜。在远离攸县的地方，没有水埠江的水、

漕泊禹王洞的天然矿泉、皮佳洞的温泉，她们却照样做出了美味的攸县香干，而替代家乡好水质的是她们的爱。以爱为饵，吃什么都无所谓，吃什么都能吃出家的温暖。

我曾在大年初三坐过一位攸县的哥的车，当其他司机都回家过年，攸县的哥仍在坚守。他边开边聊，说要趁着过年多赚钱，儿子在读大学。说着说着他忍不住笑了：“老婆让我6点收工，她做了一大桌子菜等着我，接完这一单，我就回家喽……”他劳碌奔波的脸上明显地写着“幸福”二字，这幸福与境遇无关，来自家的温暖和妻的贤惠。

贤惠是一种多么无敌的力量，它成就男人的自信与成功，成就儿女的善良与卓越，成就家庭的和睦与兴旺。

攸县男人毫不吝啬对妻子的赞美：她是贫穷时愿意嫁给他的人，与他浴血打拼从不想不劳而获；她是在他低谷时不离不弃的人，陪他走过落魄重回巅峰；她是把他父母当成自己父母，甘愿为他尽孝的人；她是点滴生活中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的人……家有贤妻如获至宝，难怪攸县夫妻是最稳定的结合，一辈子相爱白首不分离。

有人曾把女人分为三等，一等女人美丽，二等女人有气质，三等女人贤惠，现在看来是本末倒置了。一个美丽和有气质的女人，如果没有贤惠的内在，便如昙花一现笑到最后。就像攸县女人，也许不美丽，甚至很土气，但她们把毕生的爱献给家人，体现出最伟大的母性和慈悲，她们无敌的贤惠与忠诚，在家的天平上，永远是最重的砝码。

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今天的她

## “女汉子”何香凝，这种事情都敢干？！

1997年4月18日，即20年前的今天，何香凝美术馆在深圳落成。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级现代美术馆，美术馆里收藏和陈列着何香凝的书画作品以及关于她的研究史料。作为中国革命和女权运动的元老级人物，何香凝一直没有放下画笔。她擅长画松、梅、狮、虎及山川，她的作品里少了几分女性的柔美和细腻，却多了几分汉子般的坚韧与刚毅，这不仅记录了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变幻风云，同时也是她自己七十年革命生涯和人格的写照。

可以说，何香凝是民国时代的一位不折不扣的“女汉子”，这女汉子气质首先体现在她的一双大脚上。1878年，何香凝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大户人家，父亲何炳桓是一位经营有方的茶商。19世纪的香港上流阶层仍旧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大家闺秀应当目不识丁，足不出户。所以，何香凝7岁的时候就被家人缠上了小脚，可是倔犟又不驯的何香凝一到晚上，就偷偷用剪刀将那条束得紧紧绷绷的裹脚布剪得七零八落。就这样七擒七纵、无数打骂教训过后，父母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由她去了，并责怪她：“眼下你吃不了苦，将来一双大脚板走路，找不到像样的婆家，后悔都来不及。”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果然许多媒妁来提亲时

都被她的一双大脚丫给吓跑了。正当父母为着这个嫁不出门的女儿整天愁眉苦脸时，缘分从天而降。

1897年，从美国回来的归侨子弟廖仲恺正敲锣打鼓地四处搜罗，要找一个没有裹过小脚的姑娘做老婆，因为他的父亲临终前郑重叮嘱他，要娶一位天足无损的华人姑娘为妻，以免日后因为她那双颤颤巍巍的小脚遭洋人耻笑。在那个年头，要找个没裹脚的大家闺秀不容易。这不，就正好找到何香凝家里了。正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又是才子佳人，又是门当户对，两个“老大难”便一拍即合，成就了一段美妙的“天足奇缘”。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包办婚姻，夫妻俩却是志同道合，琴瑟和鸣。何香凝曾有诗云“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读来都觉得这是无比浪漫美好的天作之合。

1902年，结婚五年的廖仲恺和何香凝相继东渡日本求学，七年后夫妻俩学成回国。留学这玩意在当时时髦得很，除了学习之外，其实最主要的是增长见识和积累人脉。夫妻俩在这方面都做得很成功，廖仲恺学的经济学，后来便掌管了国民党的钱袋子；何香凝学的绘画，后来成了艺界泰斗。夫妻俩还结识了孙中山，并且和他成了“死党”。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何香凝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女成员之一。

回国后，何香凝在国共两党之间都拥有很高的威望。她既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友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妻子，也是中共高干廖承志的母亲，还是女界领袖，加上其同盟会首批女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资历，连蒋介石都不敢与她正面交锋。1927年，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何香凝一怒之下便辞去了国民党一切职务，蒋介石也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有意思的就是何香凝将自己的裙子送给蒋介石的故事。1935年，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与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意思是放弃华北五省主权，并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活动，这其实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知道消息的何香凝义愤填膺，亲自到南京找到蒋，为抗日战士要求物资支援。蒋介石设宴款待她，还不停地夹菜给她，却闭口不提援助的事情，何香凝气得拂袖离去。过了几天，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旧裙子与续范亭的一副对联装进一个包裹送给蒋介石，她在裙子上题了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包裹中附寄的续范亭的对联为：井底孤蛙小天小地自高自大，厕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硬。何香凝借续范亭的这副对联，把蒋介石（名中正）喻为不中不正、又臭又硬的厕所怪石。可想而知，收到包裹的蒋介石多么恼火，却也只能悻悻作罢。

就像那双从未裹过的大脚一样，天足无损的何香凝从来都是爽朗乐观，什么样的路都敢走，怎样的荆棘丛都敢闯。而且，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在她看来都不过是一块长长的裹脚布，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就能迎刃而解。所以她的人生才会走得那么远，而且那么嘹亮。相比同时期的潘玉良，以及后来的林徽因、陆小曼，同样的才华横溢、美丽温婉，她却更多了几分“女汉子”的正直与刚强，同时也活出了更豁达又更通透的风采。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台报》《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合创人。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杂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杂文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所以，何香凝7岁的时候就被家人缠上了小脚，可是倔犟又不驯的何香凝一到晚上，就偷偷用剪刀将那条束得紧紧绷绷的裹脚布剪得七零八落。就这样七擒七纵、无数打骂教训过后，父母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由她去了，并责怪她：“眼下你吃不了苦，将来一双大脚板走路，找不到像样的婆家，后悔都来不及。”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果然许多媒妁来提亲时